



短篇小說獎初審側記

記錄◎魏妤靜

本屆短篇小說獎初審會議於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在內湖自由時報大樓一樓會議室進行，邀請吳鈞堯、黃麗群、鍾文音、甘耀明、陳雪、蔡逸君等六人擔任初審委員。

吳鈞堯認為該組參賽者的年齡層比較低，許多篇章都跟校園、教育、愛情等議題相關。可以感受到他們想要認真寫好小說的心情，以及正在跟自己抗爭、論戰的痕跡，可惜即使有幾篇文字不錯，但缺乏一個好的題目來聚焦過多的元素，就像一個原本備受期待的傀儡戲，沒有好的劇情支撐，只剩下被操弄的傀儡戲偶。與其同組的黃麗群發現這次有許多篇章與靈異有關，也有不少受到翻譯小說影響，人物設定與語言都抽離台灣，此外，探討女性困境的小說比例也很高，但毫無新意。她認為這些創作者缺乏使用自己的語言說故事的能力，不過以往熱門的同志題材消聲匿跡，倒是令她十分訝異。鍾文音與甘耀明都發現該組有一些看得出來是素人創作的作品，但態度認真，可以從中感受到真實生活的光影。他們也為一些屬於大眾文學而非純文學的創意小說請命，希望讓這些有趣的作品進入複審，以一種文學觀察的角度，讓更多評審來討論。

陳雪則表示該組有不少寫手把生活融入文字，非常成功；與其同組的蔡逸君更表示其心得就是一個字：「棒！」大讚初選能看到如此水準的作品非常難得，這些作品的完成度都很高、可讀性很強，也很能讀到最近的社會脈動，也讓兩人為了該讓哪幾篇作品出線傷透腦筋。



短篇小說獎複審側記

記錄◎孫梓評

第五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複審會議於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晚間六時於自由時報大樓一樓會議室舉行。由林宜滢、林黛嫻、林俊穎等三位兼具寫作與編輯經驗的評審，從初審手中接過三十三篇作品。首先進行第一輪圈選，不分名次、每人圈選五篇，共有十二篇作品入選。三位評審針對入選作品逐篇討論後，又瀏覽是否有遺珠之憾，決定再添〈佛堂〉一篇。共十三篇進入決審。

針對本屆作品，三位評審發表整體看法。

林黛嫻認為，「現代的小說書寫已經到了一種新的境地。以前寫小說，希望有鮮明的人物、準確的結構、清晰的意旨，但是現在的寫作者不做如是觀。小說氛圍的塑造似乎更被重視，過往在閱讀這類作品時，會覺得不夠成熟，但是如今似乎這樣的風格已經熟成。比方這次的參賽作品〈貓〉、A片及形而上的夜晚」，也許很難明確說出作者想表達的東西，但讀完就會自然浮現『小說感』。」

林宜滢表示，「沙特說，小說是哲學的戲劇化。小說作者所觸及的，其實便是問題的呈現——無論那問題是宇宙間的形而上思考，或是現實所及的男女、家庭，也包括個人的種種感觸。我常常想問創作者：你在想什麼？想用什麼形式承載？因為閱讀參賽作品時，常會遇到作者使用不恰當的形式去承載問題。」

對於小說書寫的可能性，林宜滢進一步建議，「哪怕現今媒體要求我們的作品必須往輕薄短小的

方向發展，應該還是可以有效地透過小說呈現我們所思索的問題。前陣子我看到有位日本作家提到，關於小說書寫，複雜的可以很簡單，簡單的可以很深刻，深刻的可以很有趣。或許我們做為一個寫作者，也可以朝此方向前進。」

除了審閱參賽稿件，也同時審閱台灣寫作環境的林俊穎則說，「整個小說創作的環境與氛圍日趨窘迫，以小說獎之名徵求到一些好小說，是閱讀者最美好的豐富之旅。我個人感覺，有幾篇特別亮眼，〈來去約會瑪利亞〉、〈倒數零點四三二秒〉、〈煙〉、〈小英的夏天〉，每再讀一次，就更深一層感受其如同地下水脈的奔流力量。他們沒有因為『獎（金）』而走火入魔地炫技，擅離作者之職守；老實誠懇地堅守創作手藝人的底線，寫出了我們此時此地的光影溫度、在地的滋味與心聲，召喚出了庸碌人生的內在魂魄與神采。誠心向這幾位作者致敬，祝福他們得獎。」



短篇小說獎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孫梓評

小說語言蛻變中

時間：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平路、李喬、東年、施淑、單德興（依姓氏筆畫排列）

決審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四百四十篇來稿，數量與去年相近。由六位初審委員蔡逸君、吳鈞堯、鍾文音、陳雪、甘耀明、黃麗群，分三組，選出三十三篇進入複審；再由複審委員林宜滢、林黛嫻、林俊穎選出十三篇作品進入決審。五位決審委員公推李喬擔任主席。

李喬：我連看了三次，深怕對不起這批作品。一個簡單的心得：每一篇都很好，每一篇都有問題。首先請各位發表整體看法。

單德興：我剛評完梁實秋翻譯獎，幾百篇讀下來很累，因為都大同小異，所幸有原文可對照。這

裡的短篇小說則每篇都是原創的，因此，評審標準只好訴諸個人經驗或文學訓練。精確的文字之於短篇小說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故事本身的說服力，應有其內在邏輯，與主題有適當搭配。再者，作品除了在技術上使我們信服，作者能否提供新的眼界（vision），使讀者對人性或世界有更深的領悟與體會，都是我評選的重點。

東年：今年我是第二度擔任此獎決審，想建議大家重新思考「鄉土文學」如何延續的問題。戰後以來，鄉土文學書寫是主流——特別的時代有其特別的憤怒與憐憫，以「鄉土」為名，或有其疑義，但若將「鄉土文學」做為一個議題，我們應能為它重新定義：「鄉土」不一定就排斥「都會」，凡是書寫「此地」的生活與感受，都可納入。關於審稿標準，我會判斷參賽作品所觸碰的議題是否夠大，有其社會性、歷史性、思想性，然後再進一步要求參賽者文本裡，具備語言學基本的結構和形式的法則。

平路：我自己很喜歡這種八千字到一萬兩千字長度的小說徵文，它允許情節鋪陳，帶出敘述張力，是真能分出高下的，也較能興起讀小說的滿足感。這批參賽作品與其他屆相較，文字功力很不錯，有幾位作者使用文字時試圖創新，結合異文化，值得鼓勵，畢竟文字是一切的基礎。不過也確實如主席所言，這些作品讀來雖然愉悅，卻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點，沒有那種寫作的 *stark* 已經誕生的感覺。

施淑：閱讀這次作品，就像現今台灣の指考或聯考，往往積分差距甚小，可能只是零點幾分的差

別。從文字到技巧，感覺上都有相當高的水準，得閱讀過好幾次，才能分得出高下。此外，在後現代風吹拂之下，題材也顯多元。過往較少在文學獎中看到的外勞問題、醫藥、運動文學……此中都有。如今的參賽作品似乎也已揮別魔幻寫實主義在台灣盛行時期，作者對形式實驗的熱愛。反之，這十三篇作品，看不見過往那種既突兀又突出的想像之作，回歸現實主義：有人輕快書寫南部生活，有人細描繪公寓擁擠，都精采傳達出生活的節奏。

李喬：假如把作品略分為內容和形式，可以發現這次參賽作品在情節與主題方面較差，語言跟文字則相對傑出，彷彿在精緻的華語之外，隱約還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語言，是有別於過往閱讀經驗的。

此次進入決審的短篇小說共十三篇，經評審協商後，決議首輪圈選三篇，結果為：

三票作品

〈逼逼〉（平路、李喬、施淑）

二票作品

〈臥室裡的洞〉（平路、李喬）

〈倒數零點四三二秒〉（李喬、單德興）

一票作品

〈貓，A片及形而上的夜晚〉（施淑）

〈小英的夏天〉（平路）

〈13號碼頭〉（東年）

〈嬰兒廢棄物〉（單德興）

〈來去約會瑪莉亞〉（單德興）

〈佛堂〉（東年）

〈煙〉（施淑）

〈井〉（東年）

○票作品

〈悶蛋小鎮〉、〈單人床〉

未獲票作品不進入評比，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貓，A片及形而上的夜晚〉

施淑：這篇小說藉著輕快筆調，敘述生命和生活如何變為荒蕪。小說中有一對夫妻，太太罹患乳癌，手術之前決定拍部A片當紀念，一隻貓意外介入了他們的性愛場面；至於形而上的夜晚，則是敘述者與他的女性朋友之間親密關係的缺乏。形而上本應有其嚴肅意義，但在此作品中，變得無從界定，就連它的對面意義也被解消。作者深刻寫出台灣青少年的精神狀態，讀來如馬庫色（Marcuse）所言，現代社會看似活得很爽、很幸福，其實不然。其他作品或有零落之嫌，這篇卻很完整，雖寫年輕一代生活意義的空洞化，但又逸出一點溫情。

東年：故事裡出現的貓，是情節所需的文學想像。小說裡那位男生的思維，頗有代表性——他希望他的工作是自己想做的事。換言之，他沒有工作概念，但不是不負責任。「形而上」則指生活中現實層面的昇華。

單德興：開頭的手法有點後設。主角兜繞著，卻getting nowhere，陷於自己的困境，不曉得該怎辦。文字流暢，有些場景處理得不錯，但A片的安排讀來仍稍嫌勉強。

平路：我有點掙扎要不要選這篇進入我的前三名，它的文字很有視覺感，描述細節歷歷在目，提到貓狗之處亦十分逼真。缺點是A片的部分是以「講述」完成，稍嫌扁平，若能多點穿插交織，應該會更有趣。

李喬：構想奇特，文字敏銳，讀來令人感動。我覺得文中的A片是個祭典，趕在死亡之前，把生命與性愛交織在一起，因此，雖然描寫的是性愛，但的確確是一種「形而上」。

〈小英的夏天〉

平路：在無奈生活中人們相濡以沫的情義，作者都以文字鋪陳出來，彷彿他真的從事過小說裡所提到的那些場景與工作。題材雖不新穎，卻成功營造出情境。

施淑：我雖沒選，但第一次讀也被感動。小說裡描述許多小人物、已婚的單親媽媽、從鄉村到都市的流動人口，現實性與社會性都具備。

李喬：作者想以意識流的手法處理，但很多敘述都不是情節必需。小說裡的「阿強」出場太晚，為什麼施暴也沒有交代。作者寫實工夫很深，對堅忍女性的塑造很動人，但主題營造似有不足。

東年：議題與情節都很簡單，之所以寫到一萬兩千字，有點像是為了參賽而充水。

單德興：家暴的處理確實有些突兀，有些小細節，比方寫刨冰的動作如同流紗也不夠精確。

〈13號碼頭〉

東年：作者罕見地在小說裡清楚標誌出地緣位置，這在台灣的书寫中是較少見的。這篇小說也把七、八〇年代高雄碼頭船員的家庭生活描寫得相當不錯。

平路：這是一個家庭史詩的好題材，應該要寫成長篇。如果能至少寫到七、八萬字，像一個扇子般再多展開一些，對文中所提到的成長經驗與台灣社會的發展互動，應該能有更多著墨。

施淑：這篇作品確有其稀有性。好比王聰威寫《濱線女兒》或《複島》，之做為一種地誌學。作者也的確應該考慮發展成長篇，小說裡的「十之六」過後，過多的事件與人物登場，令作者手忙腳亂，殊為可惜。

李喬：我只提一點：這篇小說裡的台語用字有很大問題。

〈嬰兒廢棄物〉

單德興：有些作品，你不見得喜歡，卻會挑它。這篇於我亦如是。文字通順，結構與節奏感都有所掌握。主題詭異，略近於戀屍癖。

平路：小說中有些不必要的懸疑或恐怖，真得用這麼強烈的意圖去包裝它嗎？

施淑：全篇寫到回家為止都還不錯，但後頭為死去的嬰兒洗澡、上妝、逛遊樂園，儘管寫得很好，卻不近情理，感覺是為了驚悚而驚悚。

李喬：這篇小說是一種極端情境的設定，作者故意找可能性很低的題材來寫，很不簡單。但就常理判斷，嬰兒已經死去，回到家後應該會發臭，後面所發生的情節就無法成立。

東年：作者使用精確的鏡頭語言，一開始就營造出很迷人的畫面，但確實有如同施淑老師所提到

的種種問題。

〈來去約會瑪莉亞〉

單德興：台灣愈來愈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因此這篇小說觸及了外籍勞工問題，寫不同語言、文化之間可能發生的關係，也關懷了弱勢階層可能面對的衝突，和彼此相濡以沫的情感。

東年：我還滿喜歡這篇，但這幾年文學獎實在太多菲律賓女傭「瑪莉亞」了。我也擔心太多人在書寫外勞時，將其物化、輕蔑。寫山上工人生活的部分倒不錯。

施淑：文學獎評審確實容易因為見到新的題材，而被討好。這篇寫得不錯，但小說裡對角色「阿樹」敘寫不足，讀來略嫌漂浮，缺乏深度。

平路：這篇滿有特色，作者對於語言的經營頗為寫實、生活化。情感寫得淡，卻不俗氣。可惜在著墨幾個人物的關係時，無論是觸及男女、階級、族裔，都仍落入套式。

〈佛堂〉

東年：我基於題材的稀有性而投它一票。作者寫台灣工務機構裡最底層的單位，「違章建築拆除隊」，帶著一點淡淡的黑色幽默，可以讀見官僚體系的生態。不做惡意攻擊，而只是荒謬地呈現該生態所衍生的整體文化。

單德興：作者透過小說場景，包括地方民意代表的介入等，生動傳達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隨著情節的發展，也漸漸描繪出家人的言行不一、底層公務人員的摸魚打混、述事者置身其中的隨波逐流，確實有其稀有性。文字似乎有意模仿王禎和。部分文字讀來口語，部分文字則過分文雅，有些想要幽默的文字也未盡其效。在〈33號碼頭〉裡，可以讀出昔今的對比；這篇小說刻意把時空調至「二十年前」，卻不明白必要性何在。

施淑：通篇文字除了使用文雅與口語做為對比，作者亦必然是中文系的，所以很愛掉書袋，卻往往與整體敘述不搭調。部分流水帳式寫法，也流於雜沓。

平路：有些場景很生動，但結構過於鬆散。

李喬：反映出社會現實，適合列於佳作。若能好好經營「佛堂」的意象，應可成為一個「隱喻」，可惜作者著力不夠。

〈煙〉

施淑：這篇的文字很好，讀來像走進一座台灣青少年文化與精神狀態的主題公園。對他們來說，現實生活就似虛擬世界，試圖從性愛尋找形而上的意義。寫軍人放假到賓館去嫖妓的場景有代表性，糖廠那段也寫得很好。

平路：作者的文字很強，寫3P場景歷歷如繪，更有其藝術性。只是，作者實已盡力稱職地寫出

那空虛如煙的青春，卻總還是有一股揮之不去的單薄感——儘管生活本身就是單薄如斯，但轉化為作品時，難道無法有所昇華？甚至，連昇華的願望都讀不見，有點可惜。

單德興：作者雖寫出某些人在面對困境所持的態度和處理的方式，用原始的行為去感受生命的存在或不存在，但整體觀之卻仍嫌單薄，缺乏vision。

東年：小說的開頭跟結尾，營造超現實畫面，描繪出南台灣의 衰敗與虛無，其實是丟給讀者的一則龐大寓言。

李喬：我有一處不解，在這篇小說的「空虛」命題之下，為何那個去嫖妓的軍人，非「小花」不歡？如此執著於一個女性，似乎有違其空虛主題。另外，這篇小說讀來會感動人，但意義的訊息似乎不夠。

〈井〉

東年：這篇作品寫小琉球，適當地在台灣的農業書寫中加入海的元素。作者可能不是很熟練的寫手，文字較淡，描繪整個場景並無太多情緒，卻能適分掌握故事情調。出場人物雖多，但寫得滿生動的，作者有機地將所欲探討的主題透過小說呈現出來。

單德興：小說題目「井」，巧妙製造出想令人一探究竟的效果，作者似乎想藉此隱喻島上曾發生過一次政治事件，眾人卻避諱不談。

施淑：小說裡經歷過日據時代、受日本教育的外公，後來將日文書丟棄，隱隱約約讀見了白色恐怖的氣味，但敘述相當分散，全篇讀下來，作者意念的發展過於晦澀難解。

李喬：作者有很多文句的交代都不夠清楚，在小說中留下斷層，使閱讀者無法跟隨。感覺上是一個可以發揮的題材，但作者沒有處理好。

二票作品

〈臥室裡的洞〉

平路：題材濃重強烈，寫男女主角內心的「空洞」和死亡、彼此之間強大的溝通的絕望，作者卻都能用他很好的文字去支撐。人生最大的困難，比方深刻的鴻溝所必然導向的悲劇，都在這一萬多字的篇幅中細膩呈現。美中不足之處是，是否一定得用如此強烈的語氣和動作才能結尾？有待商榷。

李喬：這篇作品使我吃驚。沒有一篇小說能容納這麼多問題，使我們不得不討論它。它可說是一篇以「女性觀點」書寫，卻不能稱之為「女性書寫」的小說，將英文中所謂「討厭男人的女人」跟「討厭女人的男人」宿命地擺在一起，很有意思。作者的語言生動到讓我雖然不喜歡這篇作品，卻還是不得不選它。

東年：我完全不能接受這篇小說。文中父親與母親的結合，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後面所營造的戲劇性與時髦的情節，就更加無法立足。應該有些「矛盾」，是別的學科無法處理，才透過文學創作

去想像，但作者不只虛構了故事，也虛構了一個不可能存在的命題。除非，我們完全不以「小說」看待，而將這篇作品視為一則「寓言」。

單德興：作者相當用心經營結構，首尾呼應，但內容有誇張之嫌。也許我欠缺想像力，確實無法想像這兩類完全不相稱的人，怎會結婚？作者很有企圖心想把同志議題、夫妻間的障礙、母子與父子的問題同冶一爐，但內在邏輯欠缺說服。

施淑：作者把同性戀在台灣現代社會可能的遭遇與夫妻間的難題，都刻板化、絕對化地呈現出來，因為作者寫得很滿，讀者幾乎沒有置身其中、參與想像的空間。文字不錯，主題則缺乏創造性。結尾處，兒子的葬禮後，母親在一個露天餐廳裡所發生的戲劇性轉折，也略嫌造作。

〈倒數零點四三二秒〉

李喬：短篇小說所該擁有的標準配備，這篇都有了，甚至很適合當做短篇小說教材使用。唯一的缺點是單薄，厚度不夠。如果讓我選擇，我寧擇取一篇缺點多，但可能性也更多的小說。

單德興：篇名具懸疑效果。這篇也是此次唯一一篇入選的運動文學，更觸及面對生命的看法。文中有關棒球的專業部分，穿插可見巧思。但文中寫到女主角開過刀後，男主角撫摸她，她咯咯地笑起來，似乎不甚寫實。

平路：文字佳，棒球場景也寫得很好看，但小說所使用的雙螺旋技巧，關於「琪的生命情境」和

「棒球場」的交錯，使我忍不住期待能有更多趣味或合理性。

施淑：文字相當緊湊，但我也覺得讀後稍嫌單薄、不集中。

東年：這種小說形式是過去文學獎很容易得獎的作品，使用象徵、隱喻在小說中安排兩個單元，互為後設。文字不錯，棒球知識也專業，作者可能也覺得兩者結合不必然要有什麼特別意義。

李喬：如果允許我們以評論者的身分過度詮釋，作者或許是想要把生命流逝跟球場上倒數時那種分秒必爭的窘迫與緊張，做一種對比。

三票作品

〈逼逼〉

平路：這是我心中的首獎。此篇的強項是用如此感人的方式表達出一個家庭與外界的關係，更寫出在現代社會中，一對老夫老妻如何過他們充滿新意的生活。作者的語言傳達出鮮活的速度感，無論是水涼阿嬤的橫衝直撞，或偶爾幽默得令人會心一笑的片段，都可以用其語言承載。只是，如此用力的小說語言，不免也會出現漏洞與敗筆，比方他寫阿公每浪遊到一處新的地方，便以「標楷字體」寫信回家，不夠精準。或有些由阿嬤講出的對白，也會啟人疑竇其可信度。但仍算相當成功地透過語言的創新，表現出作者藉由水涼阿嬤這一趟單車巡禮，所欲折射的意義。

施淑：讀這篇小說會想起從前廣告裡的「開喜婆婆」，十足鄉土、非常台灣。作者很聰明，用俏

皮的筆法生動又傳神地寫出一位生活在當今大眾傳播文化之下的老太太，又結合以傳統的「報喪」習俗，功力了得。但也因為它「很台灣」，對台灣文化習俗不夠熟悉的讀者，也許會在某些細節不得其門而入。另一個要命之處，是老先生的葬禮過後，小孫子拿DV對水涼阿嬤錄影，對白突然變得過於「文學」，且呈現出那種類似政治口號的「愛台灣」，相當可惜。

李喬：剛讀完這篇，我在心中給它第三名。每多讀一次，名次就向前一位，最後決定給它第一名。這次許多作品，用傳統華語觀之，略顯晦澀不明，但被作者當做技法使用，有其獨創滋味，亦非傳統的鄉土語言，已經過作者的過濾。因此，我一直覺得台灣會出現文學語言的蛻變。此外，這篇小說非常可愛，讓一個阿嬤對她的爛貨丈夫「反共成功」，我視之為「台灣式的女性書寫」。至於剛剛所提到的政治性語言的使用，很可能因為台灣已無城鄉之分，赤裸的宣傳話語四處流竄，便很自然地被小說中的人物所轉用。

東年：我完全不能支持這一篇。作者很看似聰明地組織一些台灣的元素，先設定好，然後藉著阿嬤一路跑的過程中展示出來——但新生代的小說寫作者知識還不太夠，也不像戰後世代，最好的小說家都跑到鄉土去，真正去觀察台灣人的生活實貌。我一直很反對把想像的文學處理成這樣，還不如直接讀報導文學就好。

施淑：我想補充一點，台灣文學中很少有「喜劇精神」，這篇很難得。人類學家喬健曾說，包括台灣人在內的閩南人，其精神狀態隸屬於酒神（Dionysus）。以前我在故鄉的經驗，也確實覺得台灣

人有這「瘋」的一面。

單德興：看完這篇，覺得那位阿嬤好酷喔。節奏感與速度感都很好，巧妙結合現代科技與古典習俗。但我也覺得有些小地方過於「政治正確」，某些段落的寫實性也稍嫌不足。題目很能激發閱讀者的想像，至於文中那位踩著風火輪追風的阿嬤，反而使我聯想到美國的「跑路鳥」。

經過決審委員審慎討論，〈小英的夏天〉、〈嬰兒廢棄物〉、〈煙〉等三篇被放棄，其餘八篇獲票作品皆獲評審同意進入第二輪投票。評審各選出三篇作品，最高3分，最低1分。計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逼逼〉 10分（平路3分、李喬3分、施淑3分、單德興1分）

〈臥室裡的洞〉 4分（平路2分、李喬2分）

〈倒數零點四三二秒〉 4分（李喬1分、單德興3分）

〈貓，A片及形而上的夜晚〉 3分（平路1分、施淑2分）

〈來去約會瑪利亞〉 3分（施淑1分、單德興2分）

〈井〉 3分（東年3分）

〈佛堂〉 2分（東年2分）

〈13號碼頭〉 1分（東年 1分）

此輪投票，確定由分數最高的〈逼逼〉獲得本屆首獎。接著由獲得3分以上的五篇作品，進行第三輪投票，最高5分，最低1分。計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 〈貓，A片及形而上的夜晚〉 18分（平路 4分、李喬 3分、東年 4分、施淑 5分、單德興 2分）
〈臥室裡的洞〉 17分（平路 5分、李喬 5分、東年 2分、施淑 4分、單德興 1分）
〈倒數零點四三二秒〉 17分（平路 2分、李喬 4分、東年 3分、施淑 3分、單德興 5分）
〈來去約會瑪利亞〉 12分（平路 3分、李喬 2分、東年 1分、施淑 2分、單德興 4分）
〈井〉 11分（平路 1分、李喬 1分、東年 5分、施淑 1分、單德興 3分）

先經五位評審同意，由分數最高的〈貓，A片及形而上的夜晚〉獲得二獎。同獲17分的〈臥室裡的洞〉和〈倒數零點四三二秒〉，評審以舉手多數決，由於平路、李喬、施淑等三位支持前者，主席宣布由〈臥室裡的洞〉獲三獎。〈倒數零點四三二秒〉和〈來去約會瑪利亞〉則同列佳作。



短篇小說獎 評審簡介

李喬

■一九三四年生。新竹師範學校畢業，任教於中小學及苗栗農工職校。退休後專事評論和寫作。曾任《臺灣文藝》主編，臺灣筆會會長。曾獲吳濁流文學特別獎等。創作以小說為主，兼及論述、散文。著有小說「寒夜三部曲」等多部。

施淑

■一九四〇年生，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博士班研究。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現已退休，並為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創作以論述為主。為當前研究有《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等多部。編





東年

■一九五〇年生。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班研究。曾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時報文學獎。曾任《歷史月刊》社長兼總編輯。著有散文集《給福爾摩莎寫信》、小說《再會福爾摩莎》等多部。

平路

■一九五三年生，美國愛荷華大學數理統計系碩士。曾任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曾兩度獲得《聯合報》小說首獎、時報文學獎首屆劇本獎首獎等。著有小說《凝脂溫泉》等多部，散文《平路精選集》等多部。

單德興

■一九五五年生，台灣大學外文系博士。曾任哈佛大學訪問學人，為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曾獲金鼎獎、梁實秋文學獎。著有《翻譯與脈絡》等多部。